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编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

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编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

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378 - 2

I. ①当… II. ①上…②俄…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②对外关系—研究—俄罗斯 IV. ①D822②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3709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

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378 - 2/D · 1750

定价 32.00 元

前 言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北约和华约对峙和世界以两极体系为主导的格局。德国的统一、东欧诸国的政治剧变、华约的解散、苏联的解体,以及伴随出现的大规模军备裁减,使延续了近 50 年的世界格局遽然中止。原有平衡被打破后,世界政治力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纵横捭阖,推动国际体系利益的重新调整、结构的重新布局和规则的重新认定,国际体系进入冷战结束后的转型期。

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冷战是在僵持和缓和之间摇摆,但国际体系保持了一种似乎可以辨认的形态。”^①在人们熟悉的国际体系淡出历史舞台后,如何认识和处置眼前变化中的国际体系则成为各国政要和分析家必须直面的问题。在这期间,有不少真知灼见先后问世,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实务的不同角度给出了新的回答和应对方略。与此同时,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剧变为标志的国际体系转型,在近 20 年的变化过程中,以其跌宕的变化和鲜活的事件使人们不断验证和修正自己对这场变化所提出的种种判断,从而加深对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的感悟和认识。

自不待言,在众多纷繁的论述中,处于世界政治力量博弈核心的大

^① 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国关系始终是关注的重点。中俄两国同属发展中的大国。俄罗斯作为苏联解体后法律上的继承国，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那场剧变后，虽然总体国力已无法称霸一方，但依然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在军事上抗衡的国家。辅之以广袤的疆域、丰富的战略资源和长年积聚的人力资源，俄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低估。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俄罗斯着力强化国家控制力，调整国内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逐步确立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加上国际原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高攀的有利经济环境，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在此基础上，俄罗斯逐步确立了以立足本国实际利益为基础，以恢复自己世界大国地位为目标，以主张多边合作为优先发展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外交方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成为构建多边国际体系架构的力量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极。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在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同时，对外战略也随之作出根本的调整。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明确目标。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顺应冷战后全球政治多极和多文化的发展趋势，在外交实践中不仅积极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强双边对话和多边合作，并进而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①在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的同时，积极负责地参与解决全球性及地区性热点问题，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正从一个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转向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国际力量均衡的格局被打破而引发的国际体系的转型延续至今。在这演变的进程中，虽然美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试图以美国的价值和制度来“规制”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但历史的事实表明，尽管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依然无法迫使其他国家，

^①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特别是一些大国按其意愿行事。两极格局打破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①。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政治集团控制世界成为历史陈迹后,各国地缘政治诉求将更多地依据本国的国情、本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本国的实际利益;不同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并存,决定了世界难以用划一的思想价值和制度来“规制”各国发展模式。中俄两国是近邻,同属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俄罗斯重振昔日雄风已从梦想逐步变为现实,两国又同被美国视为在大棋局中参赛的棋手,面对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中俄两国该如何应对和抉择,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2008年9月,上海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共同在上海举办了题为“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中国与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俄罗斯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上海各院校、研究机构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共计40多人汇聚一堂,围绕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的理念和特点、国际秩序的构建和趋势、中俄协作关系及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学术探讨。本论文集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主体,共汇编了与主题相关的24篇论文。其中,有三篇论文^②是在会议结束后汇编此册时,相关作者应邀欣然命笔。所以,文中论述的时间跨度已越过了会议召开的时间,涵盖了奥巴马新政和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本论文集汇编的论文,绝大多数是与会代表在会议结束后,在各自所提交会议论文的基础上认真补充和加以润饰后汇集。借此机会,对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这三篇论文分别是:俄罗斯科学院美加所副所长B.克列缅纽克教授的《冷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俄国、中国、美国》、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A.卢金的《危机后的世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若干优先目标》、俄罗斯旅美独立撰稿人A.巴特勒的《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

学者们真诚支持会议组织者之所举，不吝赐文，谨表诚挚的谢意。此外，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凡诺夫虽因会议期间临时另有要务，无法如约前来参加会议，但在会议结束后，在原先所提交的发言提纲的基础上，又专诚函寄自己的论文，以示对会议参与的诚意和对所涉议题的重视。如此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履约守信的行为，为人所敬重。本次国际会议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的全力协作和支持，特此鸣谢。与此同时，真诚感谢参与本论文集翻译和后期编辑的同志。

潘大谓

2009年12月，上海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理论与探索 / 1

国际体系转型、理念差异与新体系建构 曹泳鑫 / 3

“民主”和全球化在西方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化中的作用 [俄]塔吉
亚娜·阿列克谢耶娃 / 10

冷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俄国、中国、美国 [俄]维克多·克列缅
钮克 / 30

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俄罗斯和中国——在对外政治活动中作为
出发点的条件 [俄]玛丽娜·列别杰娃 / 44

结构性互动:中国国际角色转换与国际体系转型 胡 键 / 55

第二章 中俄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 69

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与加强中俄合作的重要意义 陆南泉 / 71

国际格局视角下的中俄国际合作 赵华胜 / 85

危机后的世界: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若干优先目标 [俄]亚历山
大·卢金 / 90

新国际体系下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演变 傅 勇 / 104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俄罗斯的应对与抉择 [加拿大]阿列克斯·
巴特勒 / 113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的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李 新
洪丹丹 / 129

论独联体范围内俄罗斯软实力的复苏 李立凡 / 143

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冲突的根源及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俄]巴赫基亚尔·米尔卡西莫夫 / 156

第三章 当代国际体系格局下的中俄战略互动 / 163

中国与俄罗斯：携手步入新世界 [俄]伊格尔·伊凡诺夫 / 165

中俄共同战略利益及两国战略协作 王海运 / 172

新形势下的中俄战略协作关系 陈玉荣 / 177

21 世纪世界格局转型趋势与中俄战略协作模式选择 关贵海 / 184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俄战略互动 张健荣 / 193

第四章 中俄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 / 205

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思考 李永全 / 207

俄罗斯与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俄]谢尔盖·维谢洛夫斯基 / 218

国际秩序重建和中俄两国学者的责任 汪 宁 / 230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与卢布的竞争和合作 刘军梅 / 240

俄美、中俄油气合作前景比较 丁佩华 / 254

世界科技格局转换中的中俄科技合作：机遇与挑战 戚文海 / 265

第一章

当代国际体系转型理论与探索

国际体系转型、理念差异与新体系建构

曹泳鑫*

一、国际体系及其转型观的差异

虽然国际体系转型是近年来人们热议的话题,但关于国际体系的所指和国际体系转型的内涵则并非一致,来自不同类型的国家、国际关系共同体或不同学派的学者、官员都会有各自的所指,对国际体系是否正在转型也有不同观点。如果单就承认转型的一方来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转型观。这里仅从一个角度述说其中观点的差异。

(一) 以西方(欧美)国际制度体系为样本的国际体系转型观

由于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主要由欧美强势国家或国际组织所主宰,国际体系实质上是在西方(欧美)国际制度主导或规范下形成的,这种国际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政治体系。在它的长期影响下,人们在观念和思维定式上最大限度地被其塑造,因此容易将国际体系转型看作是近代以来权力政治体系多次转型的接续,把现代国际体系视为西方国际体系的简单放大。这种对国际体系转型和转型动力的分析依据也依然处在权力政治逻辑的视野下。

按照这种分析框架,国际权力政治体系及其近现代大历史转型可

*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衍变：神权制下的国际体系（神圣同盟体系）——君权制下的国际体系（神圣同盟、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多种特性并存的体系）——民权制下的国际体系（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体系）。如果从国际制度体系来说，它经历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化和全球化。而现实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就是指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大国权力主宰为基础制定的国际体制的变革以及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解体。根据这种分析，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动力是霸权之争与反霸斗争，也就是新旧霸权交替和权力政治模式的转型。

以西方（欧美）制体系为参照分析有一定的现实性，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的现实效用，因为在世界历史的长时段里国际关系确实由西方权势所实际主导，其影响还将长期存在。这种状态下的各民族国家所制定的国际战略必须具有现实针对性，也就是必须应对权力政治的影响。其局限性在于，这种分析已经解释不了许多新现象，不再与现实吻合，会误导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国际关系性质变化的理解，甚至会制造一些观念冲突和对抗，激化矛盾。

（二）现实对西方（欧美）制体系及其转型观念和分析模式的超越

1. 全球化的国际新体系

国际体系确实经历了全球发展，并最后真正具有了全球性，但全球化的国际体系已经是一种新体系，而不再仅仅是昔日欧美体系的放大。这种新体系的开始，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昔日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全球新主权国家林立，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新主权国家体系时代：国际关系主体是走出殖民体系的主权国家，其中多数是多元新型发展中国家。从这一点来说，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即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新的全球主权国家新体系的开始形成。由于新的主权国家在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实力地位等方面均具有多元多样性，因此新的国际体系不会很快确立或成熟起来，支撑它的国际制度基础也不会一下子建立和完善起来。其所表现出来的转型特征是，昔日的西方国际体制依然在产生作用和影响，但反西方的势头越来越大。因此，转型期的国际秩序也不会是整体划一的，而是同样具有多重秩序并存的转

型特征。如果要大致表述一下这种特征,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重叠秩序:一是以国家独立为基础的主权秩序与国际一体化发展秩序的重叠;二是以权力、利益冲突为主要表现的现实主义秩序与以相互依存、互利合作为依据的理想主义秩序的重叠;三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下的平等主义秩序与依然存在的霸权主义秩序的重叠。^①

2. 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

如果跳出权力政治的分析框子,我们对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动力问题就会有不同看法,至少不会局限于将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动力简单看作是霸权之争,或将国际体系转型归于新旧霸权交替和权力政治模式的转型。新的分析方法应该重视对世界经济浪潮、科技革命和政治发展这些动力源的分析,要把握世界历史的大进程和国际关系在性质上的深刻变化。

当然,超越权力政治逻辑思维,不再将霸权与反霸作为分析的唯一依据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现实权力政治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在微观和策略层面,要及时研究两极冷战格局解体后国际体制变化的新特点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依然主导的经济政治秩序变化趋向,从参与和影响着手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新秩序。

当人们不再用权力政治和霸权争夺思维分析国际关系的态势之后,就会更好地理解现实发生的变化。比如,战争不再是解决矛盾、冲突的合适手段,即便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不能再有靠打世界大战来转移危机的思维了,制止战争的因素越来越多。又如,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是出现世界范围的发展机遇,使世界经济浪潮中心必然转移,并会造就一批新兴国家的先后崛起。这是全球生产力革命所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不是哪一个国家企图挑战世界霸权。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原世界性大国的趋弱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是相对出现的现象,这正是主权国家全球化时代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表征。当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回落到1940年的水平,由最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在最近

^① 参见曹泳鑫:《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

15 年来也在下降的报道时，^①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当前的金融危机会进一步加快这种历史趋势。

（三）全球化的现实裂变和观念迷失

全球主权国家林立的新时代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带来许多新现象。其中最大的一致性为主权国家内部经济领域的生产、分配、消费和金融、贸易上的一体化整合，与经济领域这些方面的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要求几乎是同时的，这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内外环境有很大不同。过去民族国家借助主权力量先是统一国内市场，然后借助发达的资本或武力向国外扩张市场。而现时代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刚刚获得政治独立后就面临外部经济和市场力的强大冲击，国内经济改革依然摆脱不了外部影响，经济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似乎有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在规范着世界秩序的形成，于是，自由市场、多元民主政治、普遍人权等一系列原则在穿透主权和文化壁垒的同时，导致弱国资源在资本的支配下流失，同时铸就了国内和国际上的贫富分化和对立。这只是现实的裂变，除此之外，还有观念上极易迷失。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内部往往要进行一系列的统一或“一体化”，包括道德、价值追求等观念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主要由统治者将其自身上升为全民族的利益代表并制定出国民的普遍信仰来完成，实质是运用了特殊利益、观念的普遍化手段。强势集团的概念上升为人类的普遍观念，弱势群体的意识则往往迷失在这种一体化之中。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一体化逻辑必然出现，强势国家不但要表现为全球利益的代言人，而且会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普遍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统一世界市场，扫除追求利益的一切障碍。似乎主权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经济领域如此，安全和政治领域也如此，即便反恐也要有统一标准、统一态度、统一部署，违者就被作另类看待。

全球主权国家新时代的确需要有新的国际制度，有人因此提出了

^① 参见[澳]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国外理论动态》2008 年第 11 期。

全球治理概念。但这种全球治理不能延续旧体制和旧观念,不能按照权力政治的逻辑由西方强势国家按照其自身观念进行治理,不能无视刚刚从旧的殖民体系下独立解放出来的新主权国家的存在。新生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可能马上消失,正是新主权国家的大量诞生,才使得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彻底解体并推动着新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一个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主权国家不会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是其基础和保证。

二、国际体系建构与国际新秩序

(一) 国际体系的关系基础和大历史转型

现当代国际体系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且已经成为全球性体系。而之前的或古代的国际体系(如果也这样称谓的话)则是某种旧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体系,旧的国家可能是自然宗族国、家国、城邦国、诸侯国等,国际体系也限于地球的某一区域,是区域性体系。国际体系作为一种关系体系,必然有着人类关系的基础,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系必然有着不同的关系基础。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国际体系关系的基础在不断从其自然基础向着理性基础变迁,这是因为最早人类从自然界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最先处理的基本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基本关系,生存和发展及其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群体内部的合作关系模式和群体对外的争斗关系模式。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野蛮状态,本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人对自然的依赖程度大,共同体外部的争斗关系主要遵循自然法则,这是一种冲突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相对成熟并独立于自然,进入本质上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状态,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基本关系,但共同体外部的争斗关系依然遵循自然法则,也是一种冲突状态;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则是以所谓理性为标志的人类文明在生产力的推动下直至今天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人与物的关系状态,虽然人类的理性法则在扩展,但为了生存和发展,共同体

外部的争斗关系还未真正摆脱自然法则，还是一种冲突状态。

在冲突状态的历史长河里，观念上的变迁也不外乎是从自然主义到物质主义的变化，人类理性也只是建立在利益对立关系之上，争斗或抗争关系成为主要的国际关系，战争或冲突状态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

然而，正如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要发展到物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也不是最高阶段，其弊端正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利益对立关系也不是绝对关系，新的竞争关系中合作的成分日益增多，既可能导致冲突状态，也可以走向和平状态。随着竞争—合作关系的发展与和平状态作为国际关系常态的出现，历史和现实在预示着未来一种新的共同体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理性在飞跃，自主意识、利益基础共同维护一种和平状态，并向着和谐秩序发展。当然这还是一种态势，还时常会被冲突所打破。

与上述基本关系的历史变革相对应，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变迁可以归纳为三个历程和两次根本转型。三个历程以三种类型为分期：前资本主义——维护等级秩序的封闭体系；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基础上的扩张体系；后资本主义——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向往和谐秩序的合作体系。后一个历程目前仅仅表现出态势，是一种大趋势。两次根本转型：第一次大的根本转型是从区域封闭体系，向全球开放体系的转型。历史上不论是古代东亚体系，还是近现代欧洲体系，都是区域性体系，也都具有封闭性，西欧的主权国家体系尽管具有扩张性，但在其殖民扩张的同时，它的主权原则却排斥非西方民族。随着 20 世纪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确立，这第一次根本转型基本完成。第二次大的根本转型是从等级和冲突秩序向平等和和平秩序转型。目前这种转型正在进行，还只是部分实现转型，殖民体系瓦解和全球主权国家新时代就是具体进程。^①

（二）国际体系的三重建构和新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

在上述大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任何一种未来体系的形成都依赖于现

^① 参见曹泳鑫：《和谐世界的历史基础：国际体系转型与理论反思》，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负责任大国的路径选择》，时事出版社 2007 年版。